

不要抢夺别人的风景

■柳韵



婚姻物语

梅子爱上那个男人的时候,朋友们都劝她不要再和他纠缠下去了。不是那个男人有什么不好,而是那个男人已是别人的风景。

梅子不听,她踌躇满志,自信满满地偏着头说,她就是要看看,谁是爱情里的最后赢家。遂披挂上阵,勇往直前,像头涉世未深、不畏艰险的勇猛小鹿,和那个男人的妻子明里争暗里斗。

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,她使出浑身解数,笼络男人,男人却只是把她当情人,当一道大餐之后的甜品,而不是当正餐,当爱人。在和她的万般恩爱后,他说的一句话却是:“我要回家了。”

为此,梅子总是愁肠百结。是的,在男人的心里,家里的床头永远有一盏等待的灯,那是和他结婚10年的妻,虽不再有浓烈相思,却成了他心口上一颗饱满的痣,难以割舍,何况他们还有个可爱的儿子呢!梅子的心就这样一次一次被伤着了。伤过的她不是学会放手,而是越挫越勇。她为此哭泣,但哭泣过后,又会选择重新再来,因为她不服气。她想,她有的是青春的千娇百媚,怎么会败给那个已成明日黄花的女人呢?

为了在这场爱情争夺战中斗赢,梅子努力把自己打造成精品女人,像传说中的狐仙,既美丽又贤惠。从不会做饭的她,不但学会了做饭,而且会烧一手好喝的汤。她想以此来牵住男人的胃,因为男人曾经说过,要抓住男人的心,首先要抓住男人的胃。

在此期间,梅子几乎倾尽全部热情,就这样一点一点,慢慢地来争取男人的心。做了这些她还嫌不够,

她决定再走一步险棋。她没有和男人商量,偷偷怀了男人的孩子。怀孕以后,她觉得自己也有了筹码,于是让那个男人选择,是要她和孩子,还是要那个黄脸的妻。

男人在她的眼中看到了一种决绝,又看到她的楚楚可怜和青春可人,曾经坚定的心动摇了,遂回家跟妻提出离婚。

他的妻自然不同意,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身边的亲人。大家都骂男人是个负心汉,但更多的矛头却指向梅子,骂她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坏女人。梅子成了众矢之的,每日出门去都要被人咒骂与指责,这样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。三个人彼此就这样折磨着,彼此就这样耗着,几乎拖到精疲力竭。无论有多难,梅子都咬着牙坚持着,她坚信胜利一定属于自己。

最终松开手的是那个男人的妻。她几乎诅咒般地对着梅子说:“我看你们能幸福几天!”

梅子胜利了,成功地从那个女人手里抢来了男人。而男人为了补偿内疚,给了前妻三分之二的财产。这所有的一切梅子都不介意,她只要男人,她要的只是爱情。

终于做了那个男人的新娘,梅子却没有想象中的兴奋,不知道为什么,却有很深的落寞。她太累,是心力耗尽的累。在那一瞬间,她甚至有些困惑,不知道自己拼死拼活争来的爱情究竟是个什么模样。

新婚那天,祝福的人寥寥,场面极其冷清。梅子的眼中闪过一丝茫然,像迷路的孩子似的。她空落地笑,有些凄婉地说:“爱情到底到我手里了,可为什么听不见回响,只有一屋的空,如同叶子落尽的冬天的枝头。”

过段时间,朋友再见到梅子,都大吃一惊:这哪里是个幸福的新娘,简直就是一个弃妇。她说她准备去打掉肚子里的孩子。问及为什么,她沉默半晌,只是一味地哭。

问得急了,梅子才哽咽着说,真的没想到,曾经苦心追求的,原来也不过是一个破碎后的美梦。他和她,现在中间横亘着他的前妻。每天回家,他竟然当着她的面给前妻打电话,嘘寒问暖。儿子在电话那边甜甜

地叫着他,他也热烈地回应着。倒是梅子,在他的面前,就像是空气。而电话那头的女人,也许因为失去,也许因为亏欠,让他觉得异常珍贵和怜惜。梅子眼神空洞地说:“好悔啊。”说这话时,她的眼里蓄着深深浅浅的哀愁。

别人的爱情,纵使抢到手,也已成枯败的花。

有的人总以为别人的风景才是最美的风景,总是试图把此风景变成彼风景,可她的眼里只是看到了风景的美丽,没有看到风景背后的故事。

别人的风景有太多的印迹,一草一木总关情,一颦一笑皆是爱。纵然这风景对于他人已成熟熟的陌生,但它仍是属于别人的风景。那其中的点点滴滴的故事,只属于他们,无关乎你的感受。

要想把别人的印迹一点一滴地抹去,那只是痴人说梦。

不要妄想着自己如何青春美貌,自己如何风情万种,那样的美貌,那样的风情,也曾经属于别人。当你抢过来爱情的时候,你在他的眼里亦是明日黄花。反倒是那个他离弃的女人,因为距离,因为愧疚,会逐渐在他的心里清晰美好。他会记得她的好,记得她的情,对她愈加怜爱起来。

而你,曾经青春的你,曾经自信的你,却变成了那个在家里的怨妇,看着男人和他前妻你一言我一语互道着关怀,看着那个自己费心抢到的男人逐渐在你的面前变得冷漠。

也许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你才会明白,原来,在这场爱情里,你永远都只是看客,从一开始,就走错了门。

不要妄想着自己有能力使一个有家的男人失去灵魂,这样想大错特错。

一个有家的男人,身上背负的不只有自己的灵魂,还有他的妻,他的子。长久的生活中,虽然爱情已然消亡,但它却已悄悄地变换了另一种形式,以亲情的方式融入彼此的血液。

虽然婚姻淡然如左手摸右手,但一旦失去左手,或者右手,那种终生的痛,会让人寝食难安,纠结辗转。

不要盲目地以为在别人的婚姻里没有了爱情,在你这里才能寻找到爱情。爱情是一朵美丽的花,但如果它只是爱情,没有进一步成为亲情,那结局总是不妙。没有了亲情这块土壤,爱情之花又能鲜艳多久?

不要试图抢夺别人的爱情,这样的爱情,有太多的附加条件,有太多的潜在可能。不纯粹,不唯一,其中夹杂了太多的杂质,比如道义,比如责任,比如亲情。

抢来的爱情,犹如风中的枯叶,只有一种归宿:飘零。这世界,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缘分。别人的爱情,千万不要去抢,纵使抢到手了,也已成一朵枯败的花。生生耗尽热情,到头来却徒留两手空空。

换个风景吧,好好谈一场属于自己的恋爱,或许平淡,却唯一。



现在的幸福

在火车上,一个经济学家的对面,坐着一个愁眉苦脸的30岁上下的男子。

一阵天南海北的谈话之后,男子说起了他的心事:“我结婚7年了,女儿已经5岁,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,温柔贤惠,我呢,现在也算事业有成,我们的生活一直很幸福。可是,一年前我遇见了一个女孩,我发现她那里有我曾经所梦想的东西,我爱上了她。”

“你现在对这件事的感觉如何?”经济学家轻轻地问。

“我想到了离婚,但现在还下不了决心。我现在感觉到痛苦!”

“在面临博弈选择时,个体难免会产生激烈斗争。”经济学家若有所思地说,“不过,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,或许你能从中找到答案。假如你给老板做完了一个项目,他准备付你薪酬,但付款方式有两种,一种是马上付你20万元,另一种是付你30万元,但要分10年付完,你选哪一种?”经济学家问。

“我选第一种。”男子抢答。

“为何选第一种呢?”经济学家反问。“因为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,谁知道几年后老板会不会跑了?谁知道几年后这个钱还能不能拿到?再说,到那个时候,钱也不值钱了!”男子很快就给出答案。

“你说得很对!现在的钱比未来的钱更值钱。那么同理,现在的幸福就比未来的幸福更值钱。因为,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太多,谁知道未来她会不会变了?谁知道未来两人的幸福会不会贬值?就算你现在的幸福只值20万元,但却比未来的30万元来得真真切切,现在的幸福是实实在在的,是你现在正拥有的。”经济学家说。

车到中途站,男子下车了,他说他要返回。“我原准备去青岛,就是要去找那女孩的,但现在我明白了!”男子说。

每个人都一样,把握好现在的幸福吧!

(西晚)

幸福离你还有多远

假如场景里要画一只鸟和一个人,你的构图是什么样的呢?

- A. 一个人正看着笼中的鸟
- B. 一个人正追赶飞走的鸟
- C. 一只鸟停在一个人的肩上或手上
- D. 一个人正在向飞远的鸟招手

解析:

选A 说明你的幸福已经近在眼前,但它却受到一些阻碍而让你无法如愿以偿。原因当然很多,也许是对方家人反对,也许是你无法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……但不管怎么说,都千万不要让身边的幸福溜走哦!

选B 你在为自己的幸福而努力,你想抓住手边的幸福,却又抓不住,你可能正处于身心疲惫之中。其实,舍得舍得,有舍才能有得。如果你认为眼前的幸福并不是真正的幸福,就该做个了断,而不要耽误美好的青春!

选C 你不担心鸟逃走,并和小鸟一起玩,说明你正处于幸福和满足之中,每天都觉得很快乐。大概是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最爱,觉得自

己已经是幸福的人了。

选D 你只是向鸟招手,而没有更多的行动,这说明,你正以一种平常心期待着幸福的来临。但是,你应该记住,人生中有许多事都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,机会稍纵即逝,如果你没有抓住,可能就会让自己后悔。(小Q)



我的爱情,不见了

都为身旁的人滚烫了,唯有静默,才好暗自狂欢。

恋爱的一年,把幸福尝了个遍。小夏觉得这么爱一个人都不保险了。这么担心着,陆明就接到去深圳的调令了,两年。他等于升职,年轻有为的教研部门经理。小夏不想异地。陆明也矛盾,最后两家商量还是得去,等他,或者小夏换工作。各种预期能跨越的困难,到现实里都可能更有更严酷的面貌。小夏父亲病倒,母亲身体一直差,伺候父母的病,兼顾上班,小夏睡觉的时间都快找不到了,去深圳的事情一拖再拖。陆明打电话给小夏时,她刚答应一声,眼泪就稀里哗啦掉。

两年后,陆明的工作又续签了两年,还是只能在深圳。这两年分头忙碌,他俩都不是不想,但见面次数屈指可数。那么,后两年呢?小夏望着镜子里26岁的自己,好像和去年没什么不一样,可她心里那一线光黯淡了,灭了。分手也极容易。人是见面三分情,不见面,放凉了,都不知该劝对方还是劝自己,两人都只沉默。小夏先挂了电话。

分开时,陆明27,小夏26。她已经有了些大龄的危机。

小夏任何事情不好争,也不爱抢,她压根儿没惦记过当顶天立地的大女人,小夏盼着自己早结婚早生孩子来着,安安分分地过收支平衡的小日子就好。

刚认识陆明,小夏才22。陆明在外语培训学校当老师,样貌和气质风度都可她心。小夏平时也不和陆明多联络,只是有课时给他带一杯热拿铁,有时是金枪鱼三明治。

半年后,小夏才叫他出来看电影,下午的票子,清晨就找他去,霸占他一天。他跟她逛逛音像店,翻翻书或者找个茶馆各自上网。有时她跑去陆明在其他校区的课,蒙着头,像大盗贼一样突然闯来,坐头一推。陆明在黑板上写完字回头,见她双手托腮望着他,眼波流动,忍不住低头要笑。

恋爱是一定的。小夏很明白,她又认真,所以也不急。反而陆明熬不住:你是只想和我当朋友?小夏才狠狠噙他脸一口:你说呢!那天两人就是手牵手回家的,无声无息慢慢走着。太开心的恋人,是不交谈的,心

小夏29岁时父亲过世。说实在的,病人磨人,即便是亲人。照顾这些年,心力交瘁,母亲瘦成一把骨头,小夏也显年纪了。中间也常有人给小夏说对象,她实在没这个空,这时老不老小不小,她急着急着人都笨了,也不觉得急了。

要不是接陆明电话,小夏只把这当人当上辈子遇的。偏他说,他休假回来待十天。陆明把父母早已接到深圳去了。当时小夏还去送,他们直说,叫她宽心,兴许是两人没这个缘。小夏心给挖空了大半,整宿整宿睡不着觉。他没结婚。小夏问他,休假还回深圳去?陆明说是,我们见面吧。

小夏不可能离开这里了。她明白,走不起,任性不起。

呵呵,见面?我的22岁可以给你看,那时我等得起。我的26岁也可以给你看,那时我的脸还有玉的颜色。此时此刻?我不敢老。也还是老了。我希望我洒脱,故作洒脱也行,可是,都办不到。

不见了,陆明。小夏说,我很好,别再挂念。

(杨子)